

XI JING ZAJI ZHIZHU

# 西京雜記校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劉歆撰 (晉)葛洪集 向新陽 劉克任 校註



1242.1/31

78874

〔漢〕劉歆撰

〔晉〕葛洪

集

向新陽 劉克任校注

西京雜記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西京雜記校注

〔漢〕劉歆撰 〔晉〕葛洪集

向新陽 劉克任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插頁2 印張10.375 字數201,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0087-X

I·6 定價3.90元

## 前言

《西京雜記》是一部傳爲漢人所作的筆記小說，其書採摭頗爲繁富，涉及的人物有帝王后妃、公侯將相、功臣學者、方士文人等；所記西漢故事，關係到官闈趣聞、禮節習俗、名物典章、高文奇技等。這些記載保存了西漢不少有用資料，可補史書的遺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的文字平實質樸，敘述生動具體，「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正因爲如此，歷來文人學者，無論是撰文著述，或是註釋掌故，對它多有援引，從而使得本書流傳甚爲廣泛，影響也頗爲深遠。現在我們對它進行校勘和注釋，使它與更多的讀者見面，以期它的價值能進一步得到充分利用。

關於《西京雜記》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至今也無定論。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跋》肯定劉歆，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以此爲據，指出：「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闕耳。」清代盧文弨、姚振宗等都持這個看法。但最早著錄《西京雜記》書目的《隋書·經籍志》却不注撰人姓名，唐初顏師古在注《漢書·匡衡傳》時也把本書看作是一部不知作者姓名的漢

俗妄說。後於顏師古不太久的張東之、劉知幾則把該書看作是葛洪的僞作，所以後來的《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都題為葛洪撰。到了晚唐，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又提出本書的作者是吳均，《四庫簡明目錄》也採取了這個說法。前人已多次指出這一說法的不可信，因為與吳均同仕的殷芸，在他奉梁武帝敕而編的《小說》中已抄錄《西京雜記》多處，如果《西京雜記》確係吳均所作，殷芸是決不會把它當作古書編錄的。這樣，關於本書作者的辯論便集中在劉歆、葛洪身上了。長期以來，無論前修，還是時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考證辯析，在這裡不作一一介紹。值得提出的是，洪業先生曾撰長文逐條批駁了以為該書非劉歆所作的理由（見《洪業論學集》中《再說西京雜記》一文），這些都是我很贊同的。但他却又舉出一條證據，便斷然肯定《西京雜記》係贗品，決非出自劉歆之手，我則不敢苟同。這條證據就是：劉歆父名劉向，而書中兩次使用「向」字（見該書卷五《金石感偏》，卷六《兩秋胡曾參毛遂》），犯了家諱，這在劉歆是斷乎不敢為的。按避諱制度，周代已興，秦漢時已臻完備，但遠不及唐宋以後那麼嚴格，所以漢人犯諱的事屢見不鮮。如司馬遷父名司馬談，當避「談」字，但他在《史記·李斯列傳》中寫道：「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在《司馬相如列傳》中又寫道：「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在《太史公自序》中更直書：「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在這些地方，他都不避家諱。東漢應劭也有犯家諱的事，如《風俗通義》卷九云：「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直稱其祖父名郴。我們當然不能以此爲證據，就斷言《史記》的作者不是司馬遷，《風俗通義》也不是出自應劭之手。司馬遷著《史記》，希望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漢書·司馬遷傳》），他尚且不嫌犯諱，更何況劉歆只是私家著作，「雜記而已」（葛洪跋），用了兩個「向」字，犯了兩次家諱，我們就能因此而全然否定他的著作之功麼？又，反映了先秦及漢代禮節的《禮記》明確規定：「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見《曲禮下》）孔疏：「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并失事正，故不諱也。」因此我們決不可把漢人犯諱看得過於嚴重，更不可以犯諱與否來作爲判斷該書作者的依據。洪先生又引沈欽韓《漢書疏證》所說「其大駕鹵簿，雜入晉制」爲佐證，斷定該書不是劉歆所作。其實，這也算不上確證。《西京雜記》一書，在成於唐初顯慶元年（六五六）的《隋書·經籍志》中已著錄，而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子（一五五二年）孔天胤刊本，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作爲「街談巷語之說」（《隋書·經籍志》）的野史小說，被人傳抄翻刻，難免不發生增刪更改的情況，前代諸書中所出現的種種差異，正是這種增刪更改的結果。不少古籍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實在不足爲怪。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仍然依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以存其舊」的原則，把該書的作者定作漢劉歆撰、晉葛洪集。

本書注釋着重在名物典章的考釋，力求探本溯源，說明來龍去脈。爲節省篇幅，並保存原意，所用資料，多引原文，有的地方則綜合敘述，參以己見。除引用歷史資料外，又盡量利用文物考古成果，以資佐證。如未央宮周長，本書作「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三輔黃圖》作「二十八里」，《長安志》引《關中記》作「三十二里」，據考古實測，當是二十一里，可見本書所記近似，而它書記載有誤。又如本書載漢帝殮服所用珠襦玉匣，與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所出土的金縷玉衣形製相符；長安巧匠丁緩所制卧褥香爐，與西安窑藏出土卧褥香爐實物構造完全相同。此外，前人注釋雖極爲簡略，又多有疏漏，但凡有可取之處，都原文引錄，注明出處，不敢掠人之美。

本書校勘，以《四部叢刊》影印嘉靖壬子孔天胤刊本（孔本）爲底本，校以如下諸本：

《宋板西京雜記》，原題宋版，實爲明嘉靖野竹齋版（野竹齋本），也就是《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所載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沈興文校刊本（沈本）。

《漢魏叢書》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程榮刻本（程本）。

《稗海》萬曆會稽商氏（濬）半埜堂校刊本（商本）。

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陝西布政使司重刊萬曆乙酉（一五八五）廬陵郭子章輯《秦漢圖記》

本(郭本)。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通判楚靖梁義卿刊本(梁本)。

萬曆刻本(萬曆本)。

新安吳琯校刊《古今逸史》、《增定古今逸史》本(吳本)。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小史》本)。

崇禎湖南毛氏(晉)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毛本)。

宛委山堂《說郛》本(《說郛》本)。

《稗海》康熙振鷺堂刻本(振鷺堂本)。

乾隆《抱經堂叢書》盧文弨校刊本(盧本)。

馬俊良輯刊《龍威秘書》本(馬本)。

日本寛政丙辰(一七九六)正月鈴木七右衛門等刻《漢魏叢書》程榮校刊本(日本寛政本)。

張海鵬照曠閣《學津討原》校刻本(《學津》本)。

張皋文校閱武林邵鴻泰閱本(張閱本)。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務本堂《藝苑據華》刻邵鴻泰閱本(《據華》本)。

武昌局刻《正覺樓叢書》本（《正覺》本）。

《冠悔堂叢書》侯官楊氏（浚）雪滄鈔本（楊鈔本）。

涵芬樓鉛印《說郛》明鈔本（《說郛》明鈔本）。

此外，還參校了其它諸書，計有《殷芸小說》、《齊民要術》、《三輔黃圖》、《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文選》李善注、《初學記》、《白氏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以及《搜神記》、《博物志》、《世說新語》、《水經注》、《列女傳》等。

除異體字逕改不出校外，各本之間，凡有異同，包括增衍、遺脫、異文等，都詳加校勘，然後仔細斟酌，擇善而定。

在寫作本書過程中，筆者遇到不少困難，深感才疏學淺、力難勝任，但我的許多老師和同事都及時地給予多方幫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也一再熱情鼓勵，使我得以堅持寫作，終於完稿。在此，我對他們深表感謝。雖然如此，其中錯誤紕謬之處，仍在所難免，懇切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向新陽

一九八六·五·八

# 目錄

## 卷一

前言	一
蕭何管未央宮	一
昆明池養魚	三
八月飲酣	五
止雨如禱雨	六
天子筆	七
几被以錦	九
吉光裘	一
戚夫人歌舞	三

彊環	一
魚藻宮	五
縊殺如意	七

樂遊苑	九
太液池	三
終南山華蓋樹	三
劍光射人	四
七夕穿針開襟樓	六
身毒國寶鏡	七
霍顯爲淳于衍起第贈金	三

旌旗飛天墮井.....三

弘成子文石.....四

黃鸝歌.....五

送葬用珠襦玉匣.....六

三雲殿.....七

披庭.....八

昭陽殿.....九

珊瑚高丈二.....十

玉魚動蕩.....十一

上林名果異木.....十二

常滿燈 被中香爐.....十三

飛燕昭儀贈遺之侈.....十四

寵擅後宮.....十五

畫工棄市.....十六

方朔設奇教乳母.....十七

五侯餽.....十八

公孫弘粟飯布被.....十九

文帝良馬九乘.....二十

武帝馬飾之盛.....廿一

茂陵寶劍.....廿二

相如死渴.....廿三

趙后淫亂.....廿四

金作新豐移舊社.....廿五

陵寢風簾.....廿六

揚雄夢鳳作《太玄》.....廿七

百日成賦.....廿八

仲舒夢龍作《繁露》.....廿九

讀千賦乃能作賦	九
聞《詩》解頤	九
惠生嘆息	九
搔頭用玉	九
精弈棋裨聖教	九
彈棋代蹴鞠	一〇
雪深五尺	一〇
四寶宮	一〇
河決龍蛇噴沫	一〇
百日雨	一〇
五日子欲不舉	一〇
雷火燃木得蛟龍骨	一〇
酒脯之應	一〇
梁孝王宮園	一〇

### 卷三

魯恭王禽闕	二
流黃簾	二
賈臣假歸	二
纂術制蛇御虎	二五
淮南與方士俱去	二七
揚子雲載輶軒作《方言》	二六
鄧通錢文侔天子	二五
儉葬反奢	三
介子棄觚	三
曹敞收葬	三
文帝思賢苑	三
廣陵死力	三
辨《爾雅》	三

袁廣漢園林之侈	[三〇]
五柞宮石駢驥	[三一]
咸陽宮異物	[三三]
鮫魚荔枝	[三七]
戚夫人侍兒言宮中樂事	[三八]
何武葬北邙	[四二]
生作葬文	[四四]
淮南《鴻烈》	[四六]
公孫子	[四六]
長卿賦有天才	[四七]
賦假相如	[四九]
《大人賦》	[四九]
《白頭吟》	[五〇]
樊噲問瑞應	[五一]

卷四

霍妻雙生	[五五]
文章遲速	[五五]
曹算窮物	[五九]
因獻命名	[六三]
董賢寵遇過盛	[六四]
三館待賓	[六五]
閩越鷗蜜	[六七]
滕公葬地	[六八]
韓嫣金彈	[七〇]
司馬良史	[七一]
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	[七三]
枚乘《柳賦》	[七四]

路喬如《鶴賦》	一七
公孫詒《文鹿賦》	一九
鄒陽《酒賦》	二一
公孫乘《月賦》	二八
羊勝《屏風賦》	二九
鄒陽《几賦》	三一
五侯進王	三三
河間王客館	三五
年少未可冠婚	三九
勁超高屏	四六
元后燕石文兆	四六
玉虎子	四九
紫泥	一九
日射百雉	二〇

## 卷五

鷹犬起名	101
長鳴鷄	101
陸博術	103
戰假將軍名	105
東方生	106
古生雜術	106
婁敬不易旃衣	109
母嗜雕胡	一一一
琴彈《單鵠寡鳴》	一一二
趙后寶琴	一一三
鄒長倩贈遺有道	一一四
大駕騎乘數	一一八
董仲舒天象	一三六

卷六

郭舍人投壺	二四六
象牙簾	二四八
賈誼《鵬鳥賦》	二四六
金石感偏	二四九

太液池五舟	二五六
孤樹池	二五六
昆明池舟數百	二五六
玳瑁牀	二五六
書太史公事	二七〇
皇太子官	二七三
兩秋胡曾參毛遂	二七四

文木賦	二五三
廣川王發古冢	二五三
魏襄王冢	二五六
哀王冢	二五六
魏王子旦渠冢	二五六
袁盎冢	二五六
晉靈公冢	二五六
幽王冢	二五六

附錄

一、版本序跋	二九
二、書目著錄	二五五
三、諸書引錄及其它	二五六

後記

# 西京雜記第一

## 蕭何營未央宮

漢高帝七年〔二〕，蕭相國營未央宮〔三〕，因龍首山製前殿〔三〕，建北闕〔四〕。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五〕，街道周迴七十里〔六〕；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七〕；池十三，山六〔八〕，池一、山一亦在後宮〔九〕，門闥凡九十五〔十〕。

### 校注

〔一〕漢高帝，即漢高祖劉邦（前二五六——前一九五）。高帝紀年，始於受封漢王時。詳見《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漢高帝七年（《史記》記蕭何營未央宮是在高帝八年，按《漢書·張蒼傳》：「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漢書·高帝紀》紀蕭何營未央宮與《西京雜記》同。

爲高帝七年二月。若以正月爲歲首，則是八年二月。《史記》的誤差（可能由此而起）即公元前二〇〇年（實際是公元前一九九年二月）。

〔三〕蕭相國，指蕭何（？——前一九三），劉邦起兵時最得力的助手。劉邦爲漢王，封蕭何爲丞相。高帝十一年，爲優寵蕭何，改「丞相」爲「相國」。漢以前「相國」即「丞相」，二者只是稱呼不同，而榮寵無別。漢魏以降，「相國」之位尊於「丞相」。參閱《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蕭何傳》及同書《百官公卿表》。未央宮，漢長安三大宮殿建築羣之一，遺址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郊西馬寨西面。蕭何爲表現漢天子至高無上的權威，把未央宮建造得極其宏偉壯麗。據遺址實測，周長約十一公里。參閱《漢書·高帝紀》、《三輔黃圖》及王崇人《古都西安》。

〔四〕龍首山，山名，在漢長安城及其附近，由東南往西北又折向東，延亘於滻河、灞河與渭河之間，其轉折處爲龍首原。長安城以龍首原爲基地，未央宮建築在龍首原的高地上。參閱程大昌《雍錄》、《西安府志》。《古都西安》。前殿，未央宮的正殿，居其正中，爲皇帝會見諸侯羣臣之所。其規模宏大，據王仲殊《漢代考古概說》記載，前殿遺址實測，南北長約三百五十米，東西寬約二百米，北端最高處十五米以上。《三輔黃圖》則記作：「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與實測不合。

〔五〕北闕（北門却），未央宮正門。「闕」，宮門前兩旁方臺上的高樓，爲發布天子號令賞罰之處。參閱《三輔黃圖》。